

第二十四课 从羞辱中得自由

故事：

有一次，红十字会差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到监狱来探访我。探访只有两次，每次一个人，由于没有人能到监狱来探访我，所以艾玛丽打电话给红十字会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。

因此，一天晚上，在我受讯问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明天会有一个来自红十字会的人来看我。讯问者严肃地看着我说：“除了你的饮食起居状况，不许跟他们谈任何事情。”

红十字会的那个工作人员是来自欧洲的一位女士。当她来到监狱时，我只字未提有关我的饮食起居状况，我们仅仅只谈论我的案子。

“你的妻子昨天打电话给我们，告诉了我们有关你的一些事情，所以我今天到这里倾听你的分诉”，她说这句话作为自我介绍。

士兵把门关了，她和我单独地在我的单人牢房里谈了约达一个小时。

“我想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侵犯人权的结果，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相信耶稣的缘故。我生来就是穆斯林，但是我现在是一名基督徒。”

我仔细地看她，想知道报局是否雇用了这个女士，可是我如何才能知道呢？他们可以雇用外国人到各处获取信息犹如雇用约旦人那样容易。

“你犯罪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如果我犯罪了，我就不是关在这个监狱，而是关在一个正规的监狱。”

“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呢？”

“把我从这里弄出去，我的要求仅此而已。”

“你想让我给你的妻子捎个口信吗？”

我高兴地回答道：“想，请告诉她我爱她，如果你可以到我家拜访我的妻子且把这话告诉她，我会对你感激不尽。”

她照着我所说的行了。几天后，她又来到监狱探望我。

“我已经请求红十字会总部来救你，但是这需要花时间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的能力非常有限。”

“我知道”，我微笑着说。“我们都有限，不是吗？”她笑着回答说。

“他们打你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”。

“你的饮食还行吗？”

“还行”，我微笑着说。“别把这些告诉艾玛丽，其实这里的食物比家里的好。”

“我敢肯定你说的不是真的，因为我在你家吃过饭，而且特别好吃”。

那天晚上，讯问者们很明显地生我的气。

“你是怎么认识这些红十字会的人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”。

“那他们为何来看你？”

“他们很关心我”。

“他们怎么知道你在这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”。

“你为什么告诉她你坐监的原因？”

“我告诉她是我自己的事，不关你的事”。

他们改变了策略，开始问一些新的问题。我敢肯定他们录下了我所讲的话，他们待我如同实验室中的老鼠，尝试用各种手段和诡计让我说出实话。感谢神！我还活着。

几天后，这些受讯问的时间确实激励了我的心。我感受到主的同在，而且我开始想：“好，我接受呆在这里的现实；现在，我应该如何在这个环境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呢？我该怎么做呢？我该怎么与人讲话呢？在这个地方我代表着耶稣，我说话要像他”。因此，我开始以一个信徒的身份来说话，也开始接触那些在监狱里工作的人。

一天，我的讯问者来问我：“你对政界有什么看法？你认为本国正在面对什么样的形势？”

我回答道：“嗯嗯，我只是约旦的一个公民而已，我不赞同错误的，但支持

正确的。”

他的面部抽动了一下，而神将正确的答案赐给我，使我再次逃避了一个陷阱。

我认为很快就要出去了。我心里非常地清楚，只需要几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问题再讯问我了。第一周我们谈了几个晚上，第二周我们彼此见面了四或五个晚上。一天，他又让我给妻子打电话聊天。

在第八天或者第九天的时候，我的讯问者告诉我艾玛丽周五会来看我，“你想见她吗？”

“当然”。

“你的兄弟们也想见你”。

“不要”，我回答道，“我不想在这里见到他们”。

“你确定你不想见你的兄弟们吗？”他又问了一遍；我又回答不想见。所以他们没有告诉我的兄弟们，他们对我很好。随后我才知道有一个弟兄来到监狱的门口，但是他们不让他进来见我，他们告诉他我很好，还叫他去见我的律师。他们向他保证我的身体很好，并且很快就要出去了。

于是，艾玛丽来到监狱，并且还带着一本圣经。

“我想把这本圣经拿给他”，她跟狱吏们说道。

“等等”，他们吩咐她说，于是他们派一个士兵要把圣经拿给我。而他正是起初待我很好的那位士兵。他告诉她：“别担心，阿卜杜拉第二天会拿到圣经的。”当时，艾玛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。

“这是一本很特别的圣经”，她坚持地说。“你能带给他吗？”

他同意把它带给我了。因此从那天开始我有两本圣经。

后来，艾玛丽得到许可可以来看我，在探监的时候，一直有狱吏在场。

在我没有进探监室之前，他们跟我说：“不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和说过的话告诉给你的妻子，你只可以谈论关于饮食和健康状况，或是你曾否受过折磨。”

我说：“不，我会回答她问的一切问题，不会隐瞒任何事情。如果你们要阻止我们的谈话，那么你们只好停止这一次的探监”。他们极其不喜悦我的回答。

他们说：“接下来，你必须刮胡子”。

我又回答说：“不，我不刮胡子，你们一直不让我刮胡子，所以我不会因为这次探监而刮胡子”。

“你必须刮胡子，我们可不想让你妻子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。”

“看”，我说道：“呆在这里就像度假，也许随后我会刮胡子”。

然后他们安排了一下，让我洗头发。洗完后，一个男的拿着一个梳子到我跟前帮我梳洗，使我能够呈现出最佳状态。

随后，两个穿便装的人把我带走了，我们穿过走廊乘上电梯，又穿过更多的走廊。这简直就不像监狱，就像一个城堡。当我穿过走廊时，我可以看到很多办公室、办公桌、豪华的电梯和门牌。有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坐满了人，并且都坐在电脑旁。

最后，我们走进一个中间有厚玻璃墙间隔的大房间里面。里面的设施非常现代化，有麦克风和扬声器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玻璃墙交谈。在我们谈话的时间，一名警察会在我们旁边。我等了一会儿，随后艾玛丽就进来了。

“你好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很好”。她微笑着回答道。她看起来即疲倦又紧张。

“我们的女儿好吗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你被捕后，我就没有奶水，因此我只好开始用奶瓶给她喂奶”。

然后艾玛丽开始问我一些问题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对不起”，警察说道，“不许问这个问题”。

我等那个警察说完话，便告诉她：“什么也没发生，他们只是审问我”。

“我们听说你要上法庭”。

“这位女士”，那个警察坚持地说：“你不可以这样讲话！这是不允许的”。

我告诉他：“我不在乎”，在我心里，深知我快要出去。“随时等待我回家”。

她叹着气说：“希望如此！阿卜杜拉，你想让我们把这事报告给外面的媒体吗？”

“哦，天啊，别这样做，但是要做好准备；如果十三天后我没回到家，做你想做的事情吧”。

我这样说，是因为根据约旦的法律，警方在没有控告你的情况下，可以逮捕和拘留你十三天；如果在十三天之内他们还不能控告你，那么他们必须让你离开。

我刚刚和艾玛丽说完，那个警察就大声地说道：“停止，取消探监！这位女士，请你离开这里”。

“好，好”，我试着让他平静下来，“我能先问她关于一些个人方面的事情吗？”

“可以，但这是最后一次警告”。

“艾玛丽，家里的钱够用吗？”

“够，你哥哥给我们一些钱，帮助我们解决经济需求，并且帮助支付律师的费用”。

“我们的孩子知道我在这里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当然不知道。但她有时候会到处找她的爸爸”。

几分钟过后，探监的时间到了。此后，我很想念我的妻子和家人，然而我深知他们在神的手中是安全的；后来，我了解到有一位基督徒女士昼夜在我们家帮助艾玛丽，预约律师们和内务部长，又帮助照顾小孩和做饭。在主里面其他的姊妹也来帮助和鼓励她。

我兄弟们也非常担心我，很快他们便清楚地知道我不再是一个对基督信仰感兴趣的穆斯林了。他们拜访了艾玛丽好几次，不同福音派的牧师和领袖也到我家来鼓励所有担心我的家人。

我的兄弟们对于他们所听到的感到很惊讶，“阿卜杜拉在监狱里，他是一个牧师。”

我兄弟们感到非常的震惊，但是他们继续谈论有关我的事情。他们说：“是的，我们了解他的生活，也知道他的见证，以及在多年前他是怎样求主进入他的内心的。”

我的兄弟们安静地坐着，当时他们对此没有做出回应，但是我们亲近的家属关系们受到了影响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们更担心我的情况。

两天后，有人叫我到讯问室，他们叫我再给艾玛丽打电话，告诉她两天后我就会出狱，这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电话。

两天过去了，我依然没有得到释放。最后，在我被拘留的第十三天，我被叫到了讯问者的办公室，那是下午的一点半。十三天以前的下午两点钟我被拘留了，

如果他们打算十三天后释放我，他们会很着急的。

他们先把我的衣服拿来，叫换上。我穿上自己的衣服，但是当我穿鞋子的时候，发现没有鞋带。

我对他们说：“看，没有鞋带，我没法走路”。士兵们便开始找鞋带，但是他们找不到，随后有人跑出去给我买一双新的鞋带。

这个时候，他们更急了，因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他们必须在下午两点放我出去。如果他们拘留我的时间过长，我便可以有理由为自己辩护，因他们在没有控告我的情况下拘留我超过十三天。但他们必须有从法院而来的正式声明，证明他们找到一些新的证据，这样他们才可以拘留我更久一些。

那个警察说：“我们走吧，上你的车”。

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在地上堆有六七个装满东西的塑料垃圾袋，这些都是他们从我家搜出来的，里面装有磁带、书籍和文学作品。现在两点只差十分钟了，他更担心了。

“快点”，他向士兵们大声喊着说，“快，快点，给他鞋带”。

我慢慢地把鞋带系上，检查有没有系好，免得我走到车前时，它们松了，那样就不好了，对吧？“

“快点”，他催着说，“在这上面签个字，然后我们走”。他把一张纸递到我面前。

我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然后，坐下来看那张纸上面的内容，这张纸打印得很好也很整洁，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我签字。其中的一些内容挺有趣的。

我保证向情报局提供一切关于人们密谋敌对政府的蓄意破坏或活动，来帮助本国的安全措施。

我继续读到：

我会及时报告任何因宗教而引起的冲突或者潜在的冲突局势。

“哦”。

我会向政府报告我自己的行踪和我身边人群的行踪。

“不，我不会签的”。

“签，因为时间不早了”，他坚持地说。

“不，我不签”。

“那你就得回到你的牢房去”，他恐吓地说。

“好啊，那就回去吧”，我叹气地说。

他夺过那张纸，把它撕了。“快点，我们离开这里”。

我们抓起垃圾袋，准备离开这栋楼。他看了一下表，发现还剩下几秒钟了，我们就开始冲向门口。

结果，他找不到我的车，当他们拘留我的时候，我的车是停在外面的，但现在却找不着。他用通讯机吩咐士兵们找我的车，一些在附近的士兵说，他们把车停在大楼的后面了，所以车不在这儿。

“呆在这里”！他命令我，“我去开我自己的车”。他开过来之后，他们把我的东西全部装在了车上，他们开车绕着那栋楼转了一圈。我终于安下心来，原来艾玛丽和我的哥哥正在我的车旁边等我呢。

当我们把东西转到我车上后，他握着我的手，很坦率地说：“很高兴认识你”，然后转过身来跟我的妻子说：“艾玛丽，很抱歉，我们给你带来的一些麻烦，你丈夫是清白的，他没有犯法”。

我们站在车外哭着，并拥抱着对方。在我们准备好离开之前，还有一点时间。我必定是衣衫不整，脸上长长的胡子，所以他们商量着在我未见人之前，得把胡子刮一下。当时艾玛丽跟他们说家里坐满了人，都在等着向我问安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决定在刮胡子之前去照相。我们停在了一家小型照相馆前面，拍了几张相片，这些相片极其贵重。艾玛丽站在留着长胡须的丈夫旁边，她非常高兴丈夫的回归。我很高兴脱离了监狱的辖制，回到了现实世界中。拍完相片后，我们上了车前往理发店去刮胡子。

在路上，我告诉艾玛丽我有多么的想念她，以及当我在监狱之时，家人对我而言是多么的重要。

艾玛丽也有很多话要跟我说，我坐监的日子给许多人作了美好的见证，我分享了在监狱里面的一些经历，艾玛丽也分享了因我被拘禁，而给教会的信徒和伊斯兰教皈依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

我无意地发现艾玛丽的性格走向成熟，她变得更加坚强。当我在监狱的时候，她支持我、为我大动干戈。我在狱中就像一只兔子，而她在外面就像一只为我奔跑的狐狸。那天我非常感激她，并且当我们开车时，我看见了眼中的泪水。

一刮完我的胡子，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见朋友和家人了。首先，我的兄

弟们想和我说话，所以我们站在房子的外面聊了几分钟。

我的兄弟们见到我很高兴，从他们那里得知，我有一个弟弟腰间佩枪去过情报局的门口，他恐吓地说如果我出了事，他就对可兰经、穆罕默德和真主起誓，他必杀死那个伤害我的警察，他拿出枪继续说：“就用这把枪”，然后放回去。

他的胆量令门口的士兵吃惊，士兵们告诉他：“别担心，你哥哥很好，回去吧”。

当我在监狱的时候，我的兄弟们变得很不安。阿卜杜勒·卡里姆从沙特乘飞机过来，并且他们急匆匆地来见艾玛丽，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他们都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因为信仰，他坐监了”。她只能告诉他们这一句话。

当然他们对艾玛丽极为愤怒，他们对她很亲切，但仍然很生她的气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他们认为是她坚固了我的信仰。当他们以此来面对她的时候，她却告诉他们：“事实上，是他坚固了我的信仰”。

于是，他们更加愤怒了。

“看”，她抗议地说：“我仅仅认识阿卜杜拉短短的几年，你们应该从别人得知他的事情，别只听谣言以及关于他的绯闻”。

然后，艾玛丽带着我的弟弟和一些福音派的牧师参加聚会，他安静地坐着听着。他们分享了我是如何在约旦尽力的服侍主，对我弟弟而言，这是一个灾难，然而对这些基督徒的领袖而言，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。阿卜杜勒·卡里姆感到非常地惊骇。

“阿卜杜拉是这间教会的一份子已经多年了”。教会的领袖说道，“他是一位长老，实际上他还是一个被任命的牧师；阿卜杜拉在我们教会里为人施洗，教导人”。他们一旦开始，就不知讲话何时停止。“阿卜杜拉也在很多不同的教会里讲道”。

“哦，真的吗？”这是我弟弟唯一能插进的一句话。

后来，当我被释放以后，我兄弟们仍然尊重我，但自从那天起，我们之间有了隔膜。

一回到家中，就向所有聚集在我家里的人问安。大约有六十多人挤满了整个屋子，有亲戚、信徒和教会的领袖。每个人都是心花怒放，笑容满面，这可真是热烈地欢迎我回家。

我很高兴见到大家，但是发现我们的邻居不在场。后来我才得知邻居们什么

都不知道，因为艾玛丽没有告诉他们，他们是穆斯林，我们不想惹他们生气。不过，房子里坐满了人，每个人都很亲切，我们彼此拥抱、亲脸、谈话。大约六点人们才开始离开，他们还说我应该与家人花时间在了一起了。

他们一离开，艾玛丽就坐在我的身边，她说：“我小时候，听到有很多基督徒成为穆斯林，但是我们从未听到穆斯林成为基督徒。后来，当我最初听到你的事情时，我不相信你可以成为基督徒。不过，当我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便开始相信。之后，我们开始交往，我知道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。那时我就开始盼望有更多的穆斯林成为基督徒，我想现在我才知道，神究竟为何要做出如此辛苦的工作来让我们结婚。

大约八点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我走到门口，打开门。站在我家门外的是六个穆斯林基要主义者，我曾与他们辩论过。

“欢迎”，我微笑地说道，“请进”。他们在我家只呆了几分钟。

“哈瓦特迈赫先生，我们听说你坐监了，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你的故事了，我们去了国会，请求他们释放你”。

我真的大吃一惊！这些带着艾哈迈德·迪大哈特书籍的伊斯兰教学者去请求我得释放，真是很难想到！在我们辩论的时候，我曾经使他们非常难堪。

“我们今天来是要与你团结一致，并且让你知道我们多么关心你。你是好人，我们爱你如同弟兄”。

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来看我，这些知道我在致力于让穆斯林成为基督徒的人，在那时他们竟然很感谢和支持我，这真是奇迹。

当在监狱的时候，我向神立下了一个承诺，就像一个约或一个誓言那样，我答应神我会持守，不会放弃。我下定决心，并有神的帮助，我会继续做他所赐给我的事工。在狱中的第十天，我做了这个决定。那天晚上，我跪在床上向神倾心吐意。

“主啊”，我祷告着，“我相信是你让我来到这里，如果因为我肉体的软弱，而不想张开嘴巴，那么，主啊，求你使我的嘴张开。你是我的主，我是你的……”

当我向艾玛丽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她变得害怕起来。和她谈话时，我可以看出她脸上的表情，她求我冷静下来，明智一点。我尽可能深情地与她分享我在狱中和主共度的美好时光，她非常受鼓励。

“若你相信主向你讲了这些事情，那么我会完全支持你”，这是她沉着的回答，并且她持守了她的诺言。

现在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。在我进监狱前，我们经常去一个教会聚会，但是

现在这个教会已经不存在了。人们在街道上见到我却不和我说话，我爱这些人犹如自己的孩子、为他们而活，为他们而哭泣、与他们同吃、他们在我家睡过觉，并且我也在他们家里睡过觉，然而现在他们都很害怕我。

情报局的恐吓手段使得他们不和我讲话，甚至今天，他们有些人在街上见到我，也不和我拥抱。我会去他们家里拜访他们，但他们却不来拜访我，这也无所谓，我不在乎，我继续拜访和接触他们。

虽然如此，我是带着一个新的异象走出监狱，这个异象告诉我们该做什么。此计划很简单，我们将集中训练一小撮领袖，藉着训练这些领袖，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使教会信徒的数量倍增。

当我出狱后，我开始在皈依者中寻找，了解谁是虔诚的，我发现有一两个；情报局也告诉过我关于他们的情况。

甚至我在监狱的时候，有一小撮穆斯林背景的信徒仍然保持着聚会。四五个人坐着在公园的树底下敬拜和团契。

一天晚上，我在监狱的时候，情报局的一个职员突然跟我说：“阿卜杜拉，他们甚至今天还在聚会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们正在一个大型公园聚会”。

我心里说：“赞美主”，但是我对他说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们看见他们了，看，我们有照片”，他把照片递给我。

“哦？不许坐在树下吗？”

“闭嘴，根本就不关这方面的事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我跟主说：“主啊，谢谢你。感谢你，因为他们依然在一起聚会，至少还剩下几个人”。

出狱后，我持守这个异象。我们不再专注于聚集大量的人，而是开始集中精力训练一小群敬虔的男女作领袖。

我开始寻找四五个信徒，除了这四五个信徒，我们还需要两个年龄较大、信主多年且熟知神话语的人。在他们的生命中，他们很有信心，无论在家中、在禾场他们都有美好的见证。

然后，我们开始训练他们，教导他们很多课程，并且与他们一起分享不同的事工。我们在彼此的家中吃饭，艾玛丽和我在他们的家中与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也在我们家过夜，为了了解作为基督徒领袖的我们在早上和晚上是如何行事的，我们祷告了没有？我们几点钟起床的？我们几点钟睡觉的？我们是怎么管教孩子的？我们在厨房帮妻子了没有？（我没有，我不喜欢在厨房，但是我会帮忙打

扫卫生，我会打扫所有的房间，甚至卫生间，但是我讨厌进厨房，除非我要去煮咖啡。)

“看”，我跟他们说：“在我们的文化里，我们必须尊重妻子。如果你的妻子觉得进厨房做饭是她的事，那就让她去做，你就呆在外面。如果你的妻子觉得打扫房子是她的事，那就让她去做，你就呆在外面。如果妻子愿意的话，你可以通过帮妻子干活来尊重她；或者你可以通过让妻子与你分点责任，以及分担一些家务活来尊重她。

我们向受训的准领袖们教导这些课程，然后，我们就让他们参加更为理论性的培训，由来自其他基督徒团体的人来教导他们。

通过这些领袖们，我们开始召聚了更多的信徒。我出狱后，只剩下一小撮曾被我们培训作领袖的信徒。两年之内，我们有三十多个成年人在一起聚会。然而，我们不仅仅是成年人，我们还是蒙神祝福，成立了家庭，并且有了孩子。突然，我们教会中没有孩子到拥有十八个，因此我们又面对了一个新的挑战；如果我们要成立一个儿童事工，那么我们必须安排得更有条理。我们在一起聚会，分享我们将来的异象。

在那些日子，当地社区中有一间教堂，当它不用来作教会礼拜的时候，我们会在里面见面。随后我们从较大的教会中分散开来，组成了较小的教会，以便保持我们的身份。

每一个人都倍受鼓励，事工不断的向前推进。因为这些人，我蒙受了很大的祝福。现在，我不是急匆匆地跑到教会去做我认为必须做的事情，而是会坐在后面，什么都不做，享受着这些新领袖的教导。当一个人在分享有关圣餐的道，而另一个人则带聚会，如此的配合我感到非常兴奋。我可以单单地坐在后面享受着所看到的一切。

“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使用别人代替了我的服侍”，我祷告着说。

实践部分

凭记忆，与另一个学生详细讨论整个从羞辱中得自由的课程。